

## 失焦

瀛苑副刊

那一年的夏天，我失了焦；在夏天的懷抱裡我看不到豔陽，不停的逃，卻無法找到出路，是你告訴我總有個方式得到救贖，我知道你是在安慰我。

嘗試告訴自己再也沒什麼事可打倒自己，海都可枯，石也可爛了，還在畏懼什麼？獨自去到東海岸放逐，就只為了尋求解答：人性為什麼如此可怕？在縱谷的晚上，我聽到了高聳入天的柏樹在歌唱，寂靜帶來的樂音在我心裡環繞。在夢裡我不停的被追趕，沒有回頭的勇氣，深怕一下就掉入無止盡的牢。

在《記憶七罪》（The Seven Sins of Memory）裡，作者提到亞里斯多德說的一句話：「連神都沒有這種力量，能把曾經發生過的事悉數抹去。」於是我知道這一段過往，注定要跟著我一輩子；非關男孩，只是女孩心思較細膩罷了，沒人可忍受的閒言閒語就這麼漫延開來。誰對誰錯？沒有答案，因為早在互通耳語討論的時候，各自早有了定論；辯駁是無謂的爭扎，我心中的王被將了一軍，「說」只是一個無聊的舉動。

五月的夏天很散漫，聽說是維娜斯故意開的玩笑。走在南部的街道，一顆叛逃的心在蠢蠢欲動—我想貪婪的將這裡的悠閒全部帶走；從沒開過快車的你帶著我奔馳，風從我臉頰拂過，輕聲細語的說：「北台灣的一切，有什麼好煩的？」遠離戰火，但它們還是時時刻刻糾纏著我；心從此有了烙印，一條一條的原罪無情鞭答我，你說：「何必為他人而活？」

總是習慣性的背對著夕陽，因為我害怕明天的到來；用餘光掃向邊際，各種顏色將天空染得可笑不像話，心正在不停的向下沉淪，可是我靠不到岸，只能任由它不停的泅游，袖手旁觀。你說我對自己太殘忍，不肯放掉回憶，儘管它已經走調變色；緊繃已久的我大聲哭喊：「你不懂，因為你不是我，也不配當我！」站在一旁的你，任憑

我叫囂吵鬧，我知道你想讓我好過，但海水早就淹過我的眼，眼前迷濛一片瑯瑯

生理時鐘還停留在捉不住夏天的白天，我被時間強制脫離回憶片刻，接觸每一雙眼都是那麼心虛，面對人群我還是像個強裸中的嬰孩。在暗夜之中，看到一絲的光芒刺眼得令我不敢直視，天使早已不在我身邊許久，為什麼你還要當我的守護使者？瞳孔裡看不到你給我正確的訊息，人們藉由大腦傳遞給我的語言，還是無法解讀；如果愛是存在的，我希望不只存在於異性，因為愛是一切緣起的開始，在遠古太虛之時，早就都註定的了。

2010/09/27